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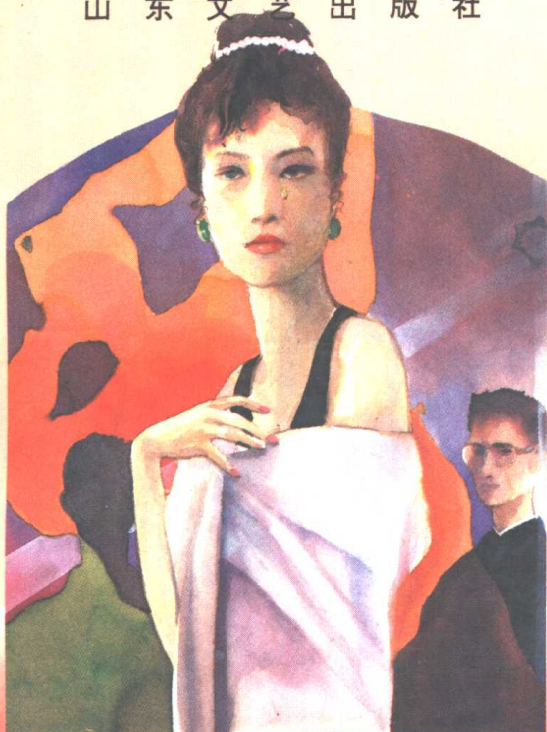
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爱之谷

赵敏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爱之谷

赵敏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鲁新登字第3号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爱 之 谷

赵 敏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◆

787×1092毫米36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19千字

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20,000

ISBN 7-5329-0966-2

I·877 定价 3.60 元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

赵敏著

树荫·宽阔地儿·树荫 情人的森林
爱之谷 悠悠情结
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让我一次爱个够

女子言情小说系列



• 責任編輯

姚煥吉

• 封面畫

程曉春

• 封面設計

張振鋼

女子言情小說系列



内 容 提 要

冷艳绝伦的独身女人、东方艺苑经理沈冬娅，与人媾合怀孕。亲朋好友为掩人耳目焦急万分，纷纷猜度对方是谁。沈冬娅却依旧谈笑自如，暗中为撒手人寰做准备。

美男子徐维波，已是有妇之夫，却与火一般的女人陶云相处得如胶似漆。陶一直怀疑徐维波与沈冬娅关系非同一般，时常妒火中烧。

报社广告部主任周穆凡倾慕沈冬娅姿色，欲海难平。交通银行办公室主任章玉良亦与沈冬娅缱绻意长。黑森林舞厅户主刘海燕妒慕沈冬娅，多方施展计谋，欲置东方艺苑于死地。东方濒临倒闭。沈冬娅全力支撑东山再起，感念人生滚滚风尘，渐入无言境界。

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播下这一粒种子的？”

再一次思考这一问题时，沈冬娅仍没有惊慌。她以毛毛雨落在身上的心情，在暗中摸了摸自己的腹部，淡淡地笑了。

毫无疑问，是在这张床上。独身女人都有洁癖，沈冬娅也不例外。除了自己这张床，不管是公园月夜的长椅，还是郊外溪谷边那些美丽巨大的岩石，还是别的什么更具诗情画意的地方，她都不会去。她只在自己的床上。她记得那一次，他十分兴奋，似乎刚发表了一篇有影响的文章，所以，照常的顾忌都忽略了。她曾依稀感到他胸前有微粘的汗液，以为他有些虚脱，只在他比往常更加剧烈地抖动起来，她才意识到那种超常的激情。那是英雄在即的时刻。每当那时刻来临，她——沈冬娅便看到了自己的哲学。

楼道里的趿拉声消失了。沙发上的红布娃

娃和黄色长颈鹿，已在微光中显出漂亮的轮廓。她伸手掀动床头边的机关，紫丝绒窗帘自动开启，阳光瀑布一样射进来，照在她薄薄的鸭蛋绿色的缎被上，照在她真丝绒线编织的鳞片一样波光点点的睡衣上。整个房间顿时充满春光明媚的气氛。曾令徐维波赞叹不已的那种美——舒倦，慵懒，可望而不可即——悠闲尊贵的美，也便无一遗漏地集中到她的身上和脸上。她开阔略凸的额头悄露着一种沉静的智慧，深陷的转动迟缓的大眼睛满含倦意地盯着天花板上的枝形水晶吊灯。一蓬柔黑的髻发散在曲线分明的胸上，胸部轻轻地起伏着。

“难道就是那一次吗？”

在断定腹中的胚胎确是那一次欢愉的结果后，她又一次抚摸着自已的腹部很淡地笑了。

许多年来，由于婉清和姑母的关系，她很少到医院去。不管什么地方不舒服，都是请她或她捎点药来。即便是化验也是在家采样而后捎到医院去。昨天晚上，婉清敲门进来的刹那间，她就明白结果了。所以，婉清把化验单递过来，她看都没看便塞进桌上的蛇皮手提包里，一如往常那么安静地略带懒散地在她对面坐下。

“唉，冬娅，怎么办呢？”

王婉清十分怜悯地打量她，纯粹母性化的脸庞虽毫无生气却有天成的善意。说也奇怪，从各个方面看来，王婉清和沈冬娅很难成为朋友，但是她们却从儿童时代携手共进中年，不曾形影相随，也不曾埋怨争吵，宛如一片丰盈牧场上的两只相安无事互帮互怜的羊羔。有一次，两人共同鉴定近三十年走过的路，冬娅十分满意地微眯起眼睛说：“神交。”

“可是，冬娅，我发现我并不了解你。”王婉清盯住她，“仔细想想，你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少。在一起，也总是我说得多，你说得少。比如，你曾经真正地爱过谁吗？就从不和我说话。”

“唔？”冬娅懒懒地一笑，两只手十分无力的抓住她的臂膀，大眼睛流露出由衷的倦意。王婉清便不再说下去。

每次都是这样。沈冬娅的微笑，沈冬娅的无力，以及她与生俱来的倦意，对王婉清来说，都是无尽的吸引力，都是难以解开的谜。她被这谜团团包围着，时间久了，便认为这就是这一个冬娅。一个明朗如晴空的冬娅，一个清澈如秋水的冬娅倒是不可能的了。

尤其是这几年，东方艺苑在N城名声大噪，身为总经理的冬娅在各方面日见成功。虽

说社会舆论众说不一，毁誉参半，但却总是“月亮比不过太阳温暖”。冬娅之于她，便越加是“这一个”，而且，身不由己地被她裹挟进她曾认定的谜团中，心甘情愿地为她担忧受她支配了。因此，当冬娅漫不经心地把蛇皮手包扔回桌上，慢慢地坐到书橱边的钢琴凳上时，她一反常态，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：

“赶快想办法，冬娅！一个大姑娘，三十七岁的老姑娘，传出去，还怎么活呀？”

“唔？我……很老吗？”

沈冬娅回身望着她，一只胳膊垂在琴盖上。王婉清语顿了。

不错，冬娅三十七岁了。但在三米开外的地方看她，她仍然具有逼人的窈窕和迷人的风韵。她苗条的身段一如少年时候那样蕴含着尚不成熟的热情，似乎在等待某种滋润而后才饱涨激情。脖颈，肩膀，以及下颏，每一处曲线仍具有那种尚未开蒙的单纯的俏丽；不太白的皮肤，干净得像夏日收割的麦秸一样，光滑润泽，散发着香甜的气息，使她所具有的一切都那么的柔和、安静、年轻。在半米远的地方就不同了。颈线已经见深，手和手腕上，已经没有了那一层装饰的滑润，不易察觉的松弛，已经破坏了眼睛的轮廓，使很宽的双眼帘在眼角

地方变小了。不容否认的是，这些并没有破坏她别样的韵致，却赋予她一种更加独特的气质，一种像雾一样散漫，雨露一样滋润，书本一样宁静，母亲一样宽厚，婴孩一样弱小的无与伦比的气质，让人不由一阵阵心生诧异。

然而，这能成为眼前这一问题的根据和理由吗？王婉清努力镇静自己，细长的眼睛满含忧愁的在她脸上扫来扫去。

“是，冬娅，你漂亮，也不算老，可正因为这，才更要好好解决呀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人……是……谁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……想结婚？”

“跟谁呀？”冬娅突然笑咪咪地柔声问道。

“也许我是无精自孕。婉清，小时候就听我姑姑讲过多次，圣母玛利亚，不是不需要生殖器就能当母亲？”

“唷！唷！”婉清微皱眉头，像面对不听话的病人。她不相信圣母玛利亚，她知道冬娅也不相信，但是她和沈冬娅一样，对沈可贤——沈冬娅的姑母，心存敬畏。那个一头银发，只身独处，又瘦又小的老助产士，不仅对婉清，而且对整个市立医院，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威慑

力。

阳光把整间屋子照满了。一缕很浓的绿色植物味儿从纱窗外飘进来，沁润得冬妮吮了很长时间鼻孔。她慢慢地一板一眼地起床、叠被，而后，打开衣橱。生就天成的疲倦忧郁的大眼睛仍带着那丝笑意，在满橱质料、款式、做工均为上乘的长裙、短裙、长褂、马夹之间挑剔着。最后把一件宝石蓝真丝绒长裙拎到沙发上。她化妆是极为讲究修养的。以眉的形态而言，她认为，眉中太高会让人感觉故做冷艳，而眉尾过细过长则有违女性柔和的天分，笔力过重则有失生硬和虚假。因此，她修眉采用的是日本式的倒描法。即逆着眉毛生长的方向，离开皮肤，一点点将眉毛染黑。可惜的是，当她按照自己的品位把自己装扮好，坐在经理办公室的时候，从没有人认为那里的一切适合于她。

一切都庄重但并不侈华。高大的棕红色镶板门楣，同样色调的高高的墙裙，富丽而堂皇。一位身穿绛红色工作服，头带船行帽的年青女子走进来，毕恭毕敬地称谓“沈经理”。并告诉她，新增的服务项目，品茗居和美容室的月终结果出来了。

“噢。”

一声极细的像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导来的声音在房间里滑了一下，年青女子才走上来把一份表格铺陈在她面前，打开她桌子右侧的盖杯，查看了一下。

“兰花指，温娜。”

突然，她说。温娜愣住，怔怔地看着她。她端端地坐着，眼睛垂在面前的表格上，又低低地重复了一句：

“兰花指，温娜。”

随着，很随便地翘起手指示范了一下。

十点钟的时候，她准时抬起头，款款踱到正临繁华大街的一侧窗前，从三层楼高的地方外看楼下。熙熙攘攘的人们蚁群一样挤在那条全省闻名的美食街上，鼎沸的市声像遥远的瀑声一样扑过来，间或还有被阻塞的汽车的喧哗。她皱皱眉，但很快又十分坦然地欣赏起眼前的景象。

她置身于这片闹市已经四年。除却开始的麻烦，四年中她几乎一路顺风。营业额连年递增，由十万至十八万，又至去年的二十五万。今年时间刚刚过半，已经实现全年利润的百分之五十三。连续三年列全市大大小小三十多个舞厅艺苑之先。同行们或羡慕或嫉妒或登门求教，她都态度淡然。位居第二的黑森林舞厅的

户主刘海燕在一次全市舞厅管理会上说，东方的效益好，是因为东方人的模样好，并准备高薪挖几个过去，引起全场哗然。她却笑笑，态度依然很淡。散会后，她把刘海燕请到自己的品茗居喝茶，并带她到自己的办公室从这扇窗里观赏美食街华灯璀璨的夜晚，那份坦然、信任和优雅，宛如对待新姐妹一般。

“今年怎么样？”

她仍然望着窗外，一辆十分漂亮的红色轿车被前拥后合的人群堵住，两个顽皮的孩子索性从车顶爬到前面去，被狂怒的司机捉住。周围的人更加起劲的咆哮。她离开窗子，搥响桌铃，温娜应声进来，她递给她一张纸片，请她按上面的号码把陶云请来，而后再若有所思的到楼下营业厅去。

黛青湖在暮春的夜晚，像多情的少妇。水是黝黑的，有朦胧的浅绿色的光泽闪耀着。湖中心人工置成的几座硕大喷泉，在高高的半空中散成成片的白雾，将两岸的人们隔开，湖边柳树新叶的略带苦味的清香在暗中浮动。响彻整个湖区的理查德的《水边的阿蒂丽娜》，清脆优美的在闪烁着星光的夜中回荡着。为汽灯照耀得格外鲜艳的一蓬蓬蘑菇伞下，所有的

人都在说，都在笑，健力宝、奥林、崂山、禹王山等等五彩缤纷的饮料瓶，搅得每张桌子都眼花缭乱。只在光线所及的外圈，紧靠着一株丁香树的栏杆旁边，几乎黑暗的地方，市化工公司工会的文体干事，瘦瘦的梳着齐耳短发的陶云，正和一个在黑暗处的人心不在焉地注视着人群。

“想不到，这么快，人们就都喜欢上钢琴曲了。”

那个人说。在整个欢乐的气氛中，他就像一座寂静的岛屿，沉湎在自己的思绪中。他又像一个虚幻的所在，至高无上的上帝，在评价俯视着人们，告诉着人们：一切皆无。

“嗯。”

陶云实在得多。不时看看那暗处，黑亮的眼睛里，不算年轻但却做出几分稚嫩的脸庞上，充满着压抑的羞怯的柔情。她显然觉得自己比那黑暗中的浮浅得多。并因为这浮浅，而昂视、尊崇那个黑暗的所在，使她有史以来心甘情愿地被一个男人吸引着。因此，当她又听到一声“你高兴吗”的时候，她几乎集中了全副的激情向那暗处深情而又娇羞地望着。

“高兴！”

她说，大胆而急切，音调软颤得含有水

声。暗中的一切静下去。直到沈冬娅幽灵一样站到他们面前。

以后几天，陶云始终沉浸在冥想的柔情中。只是她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沈冬娅怎么会在那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她什么都没说，招呼了一下就走了。倒是她，急于表白什么似的，说了他的妻子从报社分了票，眼下正带孩子游八仙洞等等。

难道她有必要对她做这种解释吗？

她感到一种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似的愚蠢和懊恼。她试图从各个方面排解这种懊恼，但是做不到。她想暂时摆脱那种冥想的柔情，把他暂时从心中抹掉，哪怕仅仅两天，同样做不到。她认真地鉴定自己对他的感情，竟认为那是一种正如初升的太阳一般新鲜和蓬勃的生命的律动。

做为一个文学爱好者，她在当晚完成的一篇散文中写道：

.....

我亲爱的老师，我们现在正处在热恋之中，虽然我们已不在希望和幻想的年龄，但你我的心却如此相通。谁能无视领略这种人世间最伟大的情感的际遇？谁肯

放弃让五月的鲜嫩的露珠染湿颈裸的幸福？来吧！我亲爱的老师……

她是一个能于对自己负责的自信的女人。因此当她明确了自己的感情之后，便不再懊恼，不再顾忌，沉沉地睡了一夜好觉。

早上，她很晚才到公司里去。公司里要搞艺术节，工会主席要她把下属几个化工厂的节目统计上来，她临时从宣传科抓了个公差，独自在屋里潜心修改自己的散文，准备给他寄过去。

接到沈冬娅的电话，她非常吃惊，思想半天，也弄不清她究竟怎样会找她。沈冬娅的大名对于她早已如雷贯耳了，但真正见面却是只有昨天和上个月在中亚。——难道她竟是觉察了什么？或是什么与她有关系吗？或是他？难道他不是出奇的俊美吗？

但是，她很快坚决地否定了这些念头，想到那里看看再说。

白色的太阳很有生气。她从挎包里拿出化妆盒往上眼帘上涂了点胭脂，怀揣着自己的感情，非常自信地妩媚地朝美食街而去。

开张一个月来，热闹非凡的品茗居今天竟没有顾客。沈冬娅告诉服务员，陶云来了，就